



名师导读美绘版

李东华

著

毛承延 导读

少年的荣耀



提升青少年审美品位的百年经典

全国百名特级教师真诚导读

谢冕、周国平、王泉根、曹文轩、朱永新

联袂推荐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名师导读美绘版

李东华

著

毛承延 导读

少年的荣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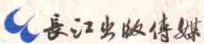
少年的荣耀 / 李东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暖心美读书: 名师导读美绘版)
ISBN 978-7-5354-9642-3

I. ①少…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5718 号

责 编: 李 艳 叶 露
整体设计: 一壹图书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刘 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6.625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2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 目录

237	217	198	183	170	155	135	119	105	087	061	040	020	001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花祭	搜捕	隐藏	激战	厮守	新婚	狭路	牧马	墓园	戏水	报复	风波	偶遇	逃离



第一章 逃离



1

雪纷纷扬扬下着。风一个劲儿往四面八方吹，吹到哪里都是白茫茫一片。雪藏起了大地，藏起了河流，藏起了村庄，藏起了路。要说沙良不喜欢雪，这既冤枉了他也冤枉了雪，有哪个男孩子不喜欢打雪仗呢？但今天的雪却像个坏人，绑架了他。

沙良迷路了。他脑海里还清晰地印着今天早晨出发时蓝幽幽的夜空，那时鸡刚刚叫过两遍，天地一片漆黑，他从北大洼村亲戚家溜出来，亲戚一家连最勤快的女主人都还没有醒。沙良很得意自己总能避开大人们的耳目，做他想做的事，雪却让这种得意转瞬间化为懊恼。

那时他心里想着的事只有——

回到大木吉镇。

回到雾园。

取回那把枪。

那时他压根就没有想过的事有——



几乎不认路。

没人知道他今天的“行动”，好处是自由，坏处是遇到麻烦就算别人想救都找不到他。

沙良知道自己之所以不停地朝前走，并不是因为前方有着明确的方向的指引，而是沿原路返回变成了奢望。迷失在风雪中，起点和终点变得一样无法辨识，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圆，他每往前走一步，圆的边际线就后退一步，他是被囚禁在中心的那个小黑点，永远走不出去。

雪停了。太阳从乌沉沉的云后射出冷冷的光，冰针一样的，扎得人脸生疼。沙良从太阳的方位判断出已是下午两点左右，居然已经走了七八个小时，而大木吉镇，也许就在不远处，也许早已离他越来越远。

沙良抬头望望前方，在毫无期待的目光里，一段青色的围墙，像梦一样，浮现在他的视线尽头。那就是大木吉镇的围墙。因为太高了，漫天的大雪也不能埋没它。

起初，沙良以为是疲惫造成的幻觉，但围墙稳稳地矗立在那里，像一个坚定的暗示——这一次他内心的狂喜，不会再是转瞬即逝的肥皂泡。

远处传来嗒嗒的马蹄声和吆喝的马叫，一列黑点迅速由小变大，一队人骑着马迎面而来，激起阵阵雪雾。他们头戴铁盔，身穿军服，胸前挂着望远镜，腰间挎着指挥刀，手中挥舞着马鞭，有的牵着狼狗。

这就是人们常常讲——又不敢多讲的日本兵了。沙良想。狂喜刹那间变成一盆冷水，朝他兜头泼下来。沙良呆立在路边的石桥上，像桥面长出的一根冰柱。

“快躲到桥下！”身后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沙良的胳膊被一只手狠狠拽住，等他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滑到——也可以说是滚到了桥下的冰



面上。那队人马投在河岸上的阴影一晃而过，人喊马嘶的嘈杂渐渐远了，周围重新归于冷寂。

沙良找回了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突然发现女孩就蹲在他对面，两人几乎额头相抵。沙良一直以为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女孩子？女孩看上去和他年纪差不多，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打满补丁的枣红棉袄，梳着两条及肩的麻花辫子，两个腮颊冻得通红，裂开了小口，血迹像冻僵的小虫子趴在她的脸上。她搭在膝盖上的双手长满冻疮，溃烂了，鲜红的，像张着的婴儿的嘴。

女孩倏地站起，看都不看他，揪着雪下的干茅草，抓着岸边的老树根，手脚并用，三下两下就轻巧地爬上岸，一声不吭地走了。沙良也如法炮制，啃了几次岸上的雪，抓了几把雪下的泥，腮颊尝了几次干茅草锯齿一样的锋利，几次三番才挣扎到岸上，滚了一身的雪，像一头笨重的白熊。

女孩已经变成一个红点。在红点的前方不远处，是大木吉镇。她朝那里走去，他也朝那里走去。

关于大木吉镇，怎么说好呢？凡是镇上的人，会这么告诉外人：“我们大木吉镇是全县最大的镇，比县城还大还繁华呢，我们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条小胡同。”一脸的沾沾自喜。

外人一听你是大木吉镇人，立刻做恍然大悟状：“哟！你就是从‘大母鸡镇’来的哟！”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像看一只刚刚从母鸡屁股里掉出来的蛋，他们想用这种眼神杀杀大木吉镇人的威风。然而大木吉镇人下次见了外人，依然会说：“我们大木吉镇是全县最大的镇，比县城还大还繁华……”

至于沙良，他也曾被人像看一只蛋一样看过多次，因而他对大木吉镇的感情，和镇上大多数人差不多，是介于骄傲和难为情之间。







女孩进了镇南门。她也是大木吉镇人吗？怎么以前没见过？沙良疑惑着。他没有随她进去，而是离镇还有两百多米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厚厚的围墙是大木吉镇人的脸面，顶天立地的，傲慢的，每一个走到它跟前的人都觉得自己变成了蚂蚁。围墙可以让里面的人秘不示人地过自己的好日子，这符合大木吉镇人“有财不露富”的根深蒂固的秉性；然而围墙牢固高大得这样夸张，又分明向四方昭告自己富裕到不得不防范的程度，这也符合大木吉镇人的脾气。

过去，大木吉镇的围墙，对外人来说，既是一种阻挡，也是一种诱惑。对镇上人来说，既是一种防护，也是一种炫耀。如今，围墙变成了囚牢。

因为日本兵来了。

沙良远远地绕大木吉镇走了一圈，发现过去可以随意通行的东西南北四个门，都有日本兵站岗。

2

沙良要取的是一把小锡枪。说到这把小锡枪，就不能不说他的堂弟沙吉。说到沙吉就不能不说到他的娘……咳咳……这样说下去，就好像从茧子上扯丝线，越扯越长还是扯不到头，那就简短一点说吧。

简短一点说，沙家是大木吉镇上的大户，兄弟三个有一个去了省城济南，有两个住在镇上。沙良的父亲是老二，沙吉的父亲是老三。他们两家的四合院是挨着的，公用的院墙上有角门，方便两家互相走动。沙家虽富有，人丁却不旺，沙良的家里只他一个孩子，沙吉的父亲更惨，从小就有痨病，咳得背都勾勾起来，年纪轻轻就死了。

沙吉是在他父亲去世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沙吉



的母亲沙柳氏（那时候女子通常没有自己的名字，结婚后就是夫姓 + 娘家姓 + 氏，就算是她们的名字了）说他在她的肚子里一直待了十三个月才下生。一个人在娘肚子里待了十三个月，这是个奇迹。在沙良眼里，这个奇迹真是太了不得了，因为你在大木吉镇上走一走，差不多人人嘴里都在念叨这个奇迹。就连济南的伯伯都给惊动了，他回到老家，召集了沙良的父亲和沙柳氏的哥哥，关在沙良家的客厅里，整整关了一天，三个大男人从天麻麻亮一直说到太阳下山，都没说完呢，连午饭都不吃。他们的声音很小，小到沙良站在门外偷听根本就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中间只有一次，伯伯揪着沙柳氏哥哥的衣领子，把他揪到了院子里。沙柳氏的哥哥脸红得像公鸡冠子：“她生是你们沙家人，死是你们沙家鬼，要杀要剐由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把她领回去的。”

伯伯的脸比公鸡冠子还红：“既然如此，家法处置！”

这时候，沙柳氏抱着还未满月的沙吉披头散发地跑出来，边哭边在地上打滚：“死鬼啊！你活着的时候就病恹恹地遭人欺负，若没有我这几年衣不解带地侍候你，怕你早就不在世上了。你刚死，坟土还没有干，就有人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今天我有心和沙吉一头撞死了，又怕沙吉死了，连个给你上坟的人都没有……”

没有人接腔，也没有人上前扶起她。沙良的母亲在沙良的耳朵边嘀咕了几句，沙良就走去，按照母亲教他的，一字一句地背：“婶婶，起来吧，地上凉，你病了弟弟没人照顾！”说完，他抬起头，天真欢快地问母亲：“娘，还要说什么？”

一院子的人都想笑又不敢笑。沙良的父亲缓缓地说：“家丑不可外扬。老三没孩子，就算没有沙吉，不也要过继一个吗？我看……”



于是三个男人又回到客厅。沙柳氏拍拍身上的土，收了泪，回了自个屋。到了掌灯时分，三个男人终于散了。

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以前家里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噢！对了，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沙吉家的那个长工给打发走了。沙吉家有五六个丫头和一个烧饭的婆子，此外就是这个长工了。他是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眼睛水汪汪的，不大开口说话。沙良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喜欢闷头干活，再就是眉眼儿像女子一样秀气，白净面皮儿，眼睫毛不是一般的长，又黑。有一次，沙良看同学提着蝈蝈笼子，自己也很想要一个，回家路上正碰上这个长工，就问他会不会编蝈蝈笼子。长工说会。说着就放下肩上的锄头，路边正好有一堆高粱秸，他从中抽出一棵，剥下上面光滑的皮，用指甲细细地分成大约半厘米宽的条儿，这些金黄色的条儿在他手中这么绕来绕去的，没用多长时间，一个蝈蝈笼子就做成了。

听说这个长工要走的时候，沙良还有点舍不得，他跟母亲求情：“他走了，以后谁给我编蝈蝈笼子啊！”

没想到一向好脾气的母亲，这次没好气地回他：“蝈蝈笼子谁不会编？缺了芝麻还不打油了？”

沙吉的娘对这个长工也很冷淡，他走的时候，她连门都没出。娘和婶婶都不喜欢养蝈蝈，也就不需要这个长工编蝈蝈笼子，所以他走了她们一点都不留恋。沙良望着长工孤独的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

3

听大木吉镇上人说，沙柳氏怀着沙吉的时候，是很不想要这个孩子的，吃药，喝凉水，上下蹦跳，什么招儿都使了，孩子在肚子里就是纹丝不动。



等孩子生下来了，她又娇惯得不得了，恨不得用根线把宝贝儿拴住，系在眼皮子上。沙吉长得眉清目秀的，肤色白得像雪，眼睫毛儿不是一般的长，又黑，大眼睛水汪汪的。

沙吉从一出生就是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地生病，沙柳氏也就三天两头地跑到沙良母亲这里哭。因为她姓柳，她还让沙吉拜大门旁的一棵柳树为“干娘”，据说这样就能保佑沙吉平平安安长大。

“娘姓柳，天下所有的柳树，都是你的亲娘，见了都要拜一拜，才能长命百岁呢。”她常常跟沙吉这么说。

镇上的男孩子都不愿意和沙吉玩，这一半儿是他们的母亲教导的，一半儿是他们觉得沙吉是个累赘——尤其是玩战争游戏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的将军肯收留他，他们往往上下打量他一番，干脆利落地做出决断：“你还是和丫头们一块去玩吧。”

沙柳氏却是很高兴的样子，说正好不用担心那些野孩子带坏她的儿子。真正觉得烦心的是沙良，因为这样一来，沙吉就天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哥哥”“哥哥”地叫他，像个小尾巴，甩也甩不掉。要知道他可比沙吉整整大六岁，谁愿意整天陪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小屁孩儿玩呢？

镇上的孩子背地里都叫沙吉“十三月”（当面叫的时候也很多）。有一天，沙良不知道为什么事儿恼了沙吉，就气呼呼地骂他：“你这个‘十三月’！”当时，沙柳氏就站在旁边，她倒没说什么，沙良母亲先就变了脸，劈头就骂起沙良来，还拍了他的后脑勺一巴掌。要知道这可是沙良平生头一回被母亲打，虽说并不疼，跟蚊子叮了一下也没什么两样，但他还是又惊又怒地摸摸被打处，委屈地朝母亲大喊：“别人都这么叫他嘛！”回答他的是母亲一阵更汹涌的责骂。大人们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没办法。沙良只记住“十三



月”三个字是不能叫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叫，大人们觉得没必要给你解释，谁叫你是小孩呢！

但不久沙良又挨了骂，这次被骂得比上次还要惨。沙良要和小伙伴们玩，沙吉也要去，沙良不肯带他，沙良说：“我们要举行爬树比赛呢，你看你长得就像你家原先那个长工，丫头片子似的，风一吹就倒了，你爬得上去么——”

话没说完就被母亲坚决地拦腰斩断。沙柳氏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斥他：“我看你是跟外面那些野孩子学瞎了，满嘴胡吣。”说完还哭哭啼啼的，沙良母亲安抚了老半天才好。

从此以后沙良就更避着沙吉，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小灾星”。但沙吉照旧日日缠他，尤其是沙良有了一把小锡枪。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沙良喜欢弹弓，更喜欢枪。他有各式各样的弹弓，有好几把漂亮的小木枪，还有一把小锡枪，这是生日那天父亲送的。

十二岁的成人礼，家里张灯结彩，在院子里搭了棚子，办起流水席，亲戚朋友们都来吃，从早吃到晚。沙良对这个不在意，唯独宝贝父亲送的小锡枪。这可是父亲专门从家里找了几把锡酒壶，拿到镇上最好的那家锡匠铺里做的。这锡匠虽手艺高超，却是头一遭做枪，他根本就没有见过枪。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模具。他先按照沙良父亲的描述，用泥巴做了一个模具，把锡酒壶熔化成的水银一样的锡水倒到模具里，毛坯做好了，锡匠又是磨光，又是敲打，除了无法扣动扳机，也射不出子弹，还真有点传说中的驳壳枪的样子呢。

沙良拿着小锡枪，还未来得及在伙伴们面前显摆，就不幸被沙吉看到了。后面的情形就不用说了。在一整天的生日宴会上，沙良举着枪在亲朋好友



之间像条鱼一样钻来钻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给！不给！”沙吉屁颠屁颠跟在他的身后，伸着小手，流着鼻涕，脸蛋儿冻得通红，不断地喊着：“我要！我要！”

沙良的母亲先是哄沙吉，说给他拿好吃的。沙吉不干，说什么都想要那把小锡枪。沙良的母亲不得不回过头来，软语温言地哄沙良，让他把枪给弟弟玩一会儿。沙良很气愤母亲总是偏心眼，凡属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沙吉想要，她总是不经自己同意就送给他，而且每次都抗议无效。这次他偏不给——要知道全镇的孩子都没有一把这么精致的小枪，凭着这把小枪，说不定他就能统领全镇的孩子（他们组成了很多支军队，相互间打来打去，谁也征服不了谁），他怎么能舍得把枪给别人呢。

“就不给！”他语气坚决，做母亲的也就无可奈何，毕竟今天他是寿星，这个时刻让他过得不开心，在沙良的母亲看来，那就等于让他一辈子的好运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天务必所有人都快快乐乐的，不能出现打架、哭泣、生病这样晦气的事情。然而沙吉终究还是哭了起来。所有人都劝沙良——他们并非被沙吉的眼泪打动，而是怕他的泪水冲走了沙良的福气。沙良终于抵挡不住压力，把枪递给沙吉。沙吉立刻破涕为笑，他让母亲找来了一根麻绳（假装皮带）把小锡枪拴在腰间，然后挺着肚子，倒背着手，像个将军一样在客人们中间踱来踱去。沙良此时能做的，就是噘着嘴，躲在一边生闷气，为了让母亲明白他愤怒的程度，他拒绝吃专为他做的长寿面。

枪给了沙吉，就像长在了他的手上，说什么都要不回来，一直等到他晚上睡觉了，沙良才收回自己的宝贝。第二天，沙良把枪带到了学校，这样既可以向同学炫耀，又不用害怕被沙吉抢去。放学后，他把枪放进了书包，把书包放进了桌洞里。回家后要是沙吉问起，就说枪丢在学校了。





沙良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了。小年这一天，大木吉镇的人都要忙着“祭灶”，母亲说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这一年来发生的大小事情。

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张罗着杀鸡宰鹅，全家一团喜气。这时，父亲嘴里呼着热气，一脸凝重地从外面走进来，跟母亲说：“别忙乎了，赶紧收拾收拾，出去躲一躲，日本鬼子打过来了。”

“啥？”母亲一脸的不相信，“大木吉镇又不是县城，日本人舍得在这里浪费子弹？”

“听说县城里的日本鬼子早就在监工修汽车路，他们想抢盐滩的盐，要到盐滩去，大木吉镇是必经之路，他们很快就打到镇上来了。”父亲正说着，远远地传来一声枪响，像是要佐证他的话。

显然，枪声比丈夫的话有威力多了，沙良母亲霎时慌了——这偌大一个家，要逃，该带走什么呢？父亲说来不及了，就拿点衣服和钱先逃命要紧。说着就让长工和管家把马车备好。沙良就闹，说他哪里也不去，他的枪还在学校呢。

外面又传来一阵枪响，这次声音更清晰，惊得已经入窝的母鸡在鸡舍里“咕咕”乱叫。这下子沙良不再喊着要枪了，母亲连衣服也顾不得拿，父亲让人把沙柳氏和沙吉叫来，三驾马车拉着人和东西朝镇外狂奔。

镇外的大路上已经涌上了逃难的人群，一个母亲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凄厉的喊声被西北风一截一截切断，削得尖尖的，像竹刺一样扎着沙良的耳朵。枪声已经像炒豆子一样密集了。大木吉镇在他们的身后腾起火光，变成了一个火球。火是那么地亮，亮到沙良都能够看清父亲的脸。父亲的脸上是湿的，不知道是在流汗还是流泪。母亲的脸上倒没有了一开始的惊慌，